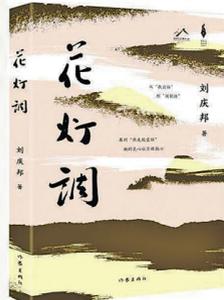


回眸 2024 与文化同行

在扎根人民中 感受文学创作新趋势

好的文学凝聚着时代的气质,滋养着一代人的心灵。

2024年,一批批文学作品在乡土根脉中汲取营养、在民族交融中展现风采、在网络浪潮中引领创新,用真诚的笔触凝聚起磅礴力量,绘就文学与时代交相辉映的生动画卷。



山乡巨变展新篇

湖南益阳清溪村,“中国文学之乡”6个字格外醒目,这里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20世纪50年代,作家周立波从北京回到故乡清溪村,写下著名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202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益阳启动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并邀请一大批作家走进清溪村,借此鼓励他们深入乡村振兴的火热现场,记录真切宝贵的时代经验,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越来越多文学创作者加入这一计划,他们循着周立波等文学前辈的足迹,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做人民的学生”,与村民们唠家常、串亲戚、交朋友,倾情投入新时代农业农村题材文学创作。

2024年,《花灯调》《苹果红了》《东山坳》等一批饱含时代气象的文学精品接续涌现,多角度展现出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截至目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和选题29部,正式出版13部,其中既有名家新作,也有青年力作,为新时代文学提高艺术品质树立标杆。

如今,“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好作品”已成为当代作家的共识。2024年2月,入选计划的长篇小说《草木志》正式出版,该作聚焦新时代东北乡村全面振兴,从小切口展现了我国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专家表示,《草木志》等作品对地域风情、民俗事象的精准把握,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笔墨功夫,更展示了深入生活的态度。

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迭代升级,也不断拓展着文学作品与读者相遇的方式。借助各地作协、出版社的“破圈”努力,2024年3月出版的《霍林河的女人》等作品还有有声书、文学节目、影视版权开发等方式,实现作品“跨界生长”。

基层波澜壮阔的实践,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与此同时,文学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滋养乡村,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在浙江德清、甘肃临潭等地,文学底色与现代文旅产业相结合,吸引众多游客、文学爱好者前来感受山间野趣与远方的交融,助力山乡呈现出人气高、收入高、文化水平高的新变化。

从江南水乡到八百里秦川,从湘西边城到东北一隅,一批批优秀现实主义力作

从华夏大地上“长”起来,用沾泥土带露珠、饱含深邃哲思与浪漫诗意的文字,润泽着广大乡土。

民族文学筑同心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2024年11月在广西南宁举行,25部作品、5位译者获此殊荣。从辽阔的戈壁到风雪交加的高原,再到烟雨弥漫的漓江,这些民族文学作品反映了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自觉。

盘文波的小说《烟雨漫漓江》以巡山开篇,在“春柳绿”“水流夏”“风动秋”“冬温暖”的四季流转中,写出漓江儿女对生态家园的用心保护;马金莲的小说《亲爱的人们》融合个人奋斗史、家庭命运史、易地扶贫搬迁的乡镇变迁史、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史,以富有地方文化诗意的笔触展开一幅辽阔的西北风情画卷……以其贴近时代生活的现实感,受到读者关注。

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024年,民族文学作家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壮丽的历史进程与精神图景。

金戈的长诗《椰岛雄鹰》以抗战时期黎族的全国战斗英雄陈理文为主人公,歌颂爱国主义精神。他表示,民族作家应该以本民族的故事丰富中华民族的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马文秀的诗集《三江源记》于2024年6月出版,表现了中华文化对和谐共生的普遍追求。在她看来,“少数民族作家要努力敞开心扉,拥抱更广阔的世界,融入当代文化圈的整体格局中”。

此外,朝颜的非遗主题散文集《古坡的舞者》,王熠的小说《敦煌:千年飞天舞》等一批作品陆续涌现,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示各族人民共同的生活与梦想。

网络文学立潮头

在2024年9月举行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闭幕式上,来自广东的“00后”网文作者郑义存是十位发言作家中最年轻的,大三便开始创作的他,此时才刚刚写作两年。

作为借助互联网创作和传播的文学形态,网络文学以别开生面、繁荣发展之姿,丰富了新时代生机勃勃的“文学版图”,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用户数达5.37亿,网文阅读市场规模已突破400亿元。

告别自主生长时期,中国网络文学已步入了有序发展、融合发展的新阶段,朝着主流化、精品化方向加速发展。如何在已有的题材和创作形式上求新求变?近年来,聚焦现实题材,网文作家们创作出更多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

甘海晶创作的长篇小说《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聚焦河南嵩山脚下桃源村的变化,讲述三代村民接力脱贫致富的故事,日前和另外两部网文作品一道,入选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从2011年起,“80后”网络文学作家袁野开始以笔名“爱潜水的乌贼”在网上发表小说。他的代表作被翻译成英语、泰语等十多种语言,作品海外阅读量约5000万。

袁野的作品走红海外不是孤立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扬帆出海,吸引大批海外读者订阅。2024年11月,又有10部中国网文作品入选大英图书馆,网文“出海”打开了“读懂中国”新窗口。

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步伐正在加速,并成为世界性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发布的《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3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超40亿元,海外活跃用户总数近2亿人。

此外,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IP转化的重要内容源头,在跨界融合中,网络文学通过与影视、游戏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相结合,将文化产业链做大做强。

截至2023年底,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授权总数超3000部,网络文学IP的开发转化已延伸至有声书、动漫、文创等领域,并在海外获得广泛影响力。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网络文学已在海外形成产业生态,传播方式超越了文本层面,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理念的传播。如今,一些海外作者正以中国元素为创作灵感,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从厚重文化中汲取滋养,于产业升级中守正创新,网络文学之花灿烂绽放,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名片。

新华/传真

·新作推介

别有一番幽思在心头

——读《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

顾久

多年前我在香港大学进修,由石齐平先生授课,提及“核心竞争力”。课后,自我介绍并请教:“我来自贵州。您认为贵州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在哪些方面?”石先生伸出两个手指:“风景和风情。我走了世界很多地方,贵州的风景与风情是独一无二的。”眼前的《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以图文记录的,除了三叠纪和大贵州滩的地质历史,就是贵州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

贵州风景,言者已多。作者王大卫、朱莉另辟蹊径,选择以三叠纪为时间轴,“大贵州滩”为空间轴,以图文形式,做了生动深入的探索与记录。百度百科说,“三叠纪是公元前2.5亿年至公元前2.25亿年的一个地质时代,位于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三叠纪的开始和结束,各以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为标志”。“大贵州滩”则是位于贵州罗甸——惠水——平塘区域的碳酸盐岩台地以极其罕见的古地层分布和古生物化石闻名于世。此处瀑布与暗河、峡谷与石林、溶洞与天坑,以及天生桥等地质景观,伴以远古的蚌、虫、鱼、龙等化石,使黔山秀水与地质奇观相互映衬,呈现出沧海桑田的神秘与浩然。

贵州风情,言者亦多。大卫与朱莉,围绕“大贵州滩”的黔南、黔中、黔西南等地区,聚焦于地区历史文化及其民俗、衣食住行、岁时节日以及少数民族小群体的蜡染、侗戏、悬棺、洞葬、节日、歌舞等,宛如母须得舆、甲兵,文字的辽远世相;汉族大群体的地戏、寺院、花灯、文昌阁、财神庙、火神庙,以及杰出民间土人等,绚丽丰采中,彰显出大中华传统文化的整饬、深远与恢宏。

从本书后记看,王大卫与朱莉从2005年到2020年,为《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付出了整整15年的时光与心血。“2020-15=2005”,像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对作者来说,解这道题却历经了相当的苦难与艰辛、追求与超越——2005年,大卫的股骨头已属Ⅲ期坏死。从2001年开始,大卫受约瑟夫·洛克行走云南三江流域28年卓绝行为感召,先忍着Ⅱ期股骨头坏死的病痛追随其踵,写成《天地无极》;2005年,又拄着拐杖走遍蒙山探觅柏格理遗迹,完成《寻找那些灵魂》。为了这本《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他再次拄着拐杖,艰难地跋涉着、思考着、记录着。不过,这次有妻子朱莉相伴相助,且行且记录,高山大河、长天大地留下了他们坚韧的身影……

当然,不只是两作者踽踽而行。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国际知名地质专家魏家康教授,以及贵州摄影界的朋友。贵州省作家协会以及贵州省文化旅游部门和贵州各民主党派、政府,也给予了倾力支持。于是,才有了这本图文并茂、图文并茂的图书。

《生命重生之地——行走三叠纪·大贵州滩》有行走文学、纪实文学的特征,也有科普形态、综合丰沛、涵盖面广,是一种特别的创新文体。

认真研读这本图书,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蕴蕴含其中。就贵州自然风景而言,其有全球最远古的化石遗存——比如贵州关岭化石群。这些珍稀化石,“为前寒武纪动物知识盲区点燃了一盏明灯……这一块神秘的土地将会成为从分子、细胞、个体发育和形态学不同角度,探索海生动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独一无二的窗口”(陈均远);《寒武纪大爆发和对进化论的新认识》。

当下,科技突飞、欲望爆炸、国家隔阂、贫富不均、气候异变、海洋酸化、臭氧稀薄、塑料污染之际,有专家因此“杞人忧‘人’”(詹克明);《人类物种老化危机》。就贵州人文风情而言,曾有外国游客行游贵州,见当地居民虔诚地敬畏自然、克敬奉天、珍视资源的民风民俗,由衷地嘉许贵州是“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

在三叠纪百分之九十以上物种大灭绝和寒武纪生命大复苏的见证之地,驻足“三叠纪·大贵州滩”,反思人类为人为造的日益加剧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面对这片神奇、沧桑、广袤的土地,或许别有一番幽思在心头?



·新作述评

《细品西游》:

“使命”让苦难拥有意义

曲黎敏教授因解读《黄帝内经》而蜚声国内,在广大读者的认知中,她是一位地道的中医学者。实则,《黄帝内经》只是曲教授解读的第一部经典,她先后解读过《诗经》《伤寒论》《说文解字》并推出著述。品读《西游记》的著作《细品西游》,则是其最新成果。

整体而言,曲教授的作品跨界诗词、中医、文学三个领域。三个看似“隔行如隔山”的领域,是如何贯通于一身的呢?这与她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相关,即北师大中文系本科、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古语说“秀才学医,笼中抓鸡”,意思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学习中医理论时,相对容易理解和掌握。就像在笼子中捉鸡一样,只要打开笼子的门,鸡就可以轻易地捉到。事实上,曲教授的五本经典解读著作都是围绕《黄帝内经》讲“生命”;《诗经》谈人性、谈美学;《伤寒论》谈《黄帝内经》之用;《说文解字》讲文字是生命的拓展;《细品西游》讲生命修行的过程。

《细品西游》以《西游记》原著一百回为顺序,在每个章回里挑选出几个问题来品读。比如第一回的题目是“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何为“灵根”,何为“心性”?再比如:孙悟空当上美猴王后,为什么会突然落泪?起心动念为什么重要?孙悟空名字的由来是什么?“悟能”是什么意思?沙僧为什么冷心冷面?为何孙悟空没有男女欲望?在“四圣试禅心”一回中,为什么唐僧一听要娶女子就“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

他到底怕什么呢?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实则都是人生大问题。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之中,有一个问题最为费解: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为何不能驮着唐僧直抵西天,非得护送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到真经?这也是曲黎敏少年时的疑惑。后来她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孙悟空代表脑子里的念头,意念是可以一下就到西天的,但毕竟是“空”,拿不到真东西,也无法取走真经;只有像唐僧那样一步步地走,一个磨难接着一个磨难,一个一个官牌拿到,才能取回真经。《西游记》固然是故事,但所有的故事里都有人性,等了悟人性后,藏匿其中的“神性”就被敞亮开来。

在作者看来,《西游记》是一个关于修行的故事,一个关于成为自我、战胜自我、颠覆自我、实现自我的故事,也隐喻了每一个自我的前生后世的故事,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不敢昭示于人的欲念,我们的无力无助与艰苦卓绝,无不尽在其中。在解读《西游记》的过程中,作者越发认识到这是对自己身体和精神的一次救赎。首先是身体上的意义。每一次唐僧师徒遇到困难或妖怪时,作者都会自问,这些困难或妖怪于我意味着什么?我要如何去打破这些障碍?我的身体能否抵抗这些磨难?我的意念能否战胜这些恐惧?于是,作者开始跑步、跳舞,力所能及地锻炼身体,挥舞想象中的金箍棒……当一个人不是为了长寿而锻炼,而是为了“打妖怪”强健筋骨时,这件事就变得十分快乐了。随着身体愈加强壮、坚韧,她突然有了一种向死而生的欢乐,不再畏惧死亡。

其次是精神上的意义。作者从中悟到了“认命”与“使命”的不同。在她看来,孙悟空是“认命”的,无论什么来了,他都欣然接着;安排蟠桃园就吃桃,安排炼丹炉就食丹,十万天兵、五百年囚禁、九九八十一难都一一接着。悟空“认命”,但不怕“命”,正是“使命”让一切苦难都充满了意义。如果人生是一场修行,修的便是能否超越自身之“命”,而使“命”更加广大和更有意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开栏语:

书店是城市文化的底色,书店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风向标,白天的书店是热闹城市里最为安静的存在,夜晚书店的灯光让人感到踏实而温暖……有关书店的话题与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而为了让这些话题与故事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一些写作者和书店人在行动,他们到书店驻店、写日记、创作,形成一种日常的互动,“书·店·人”从此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本版即日起以《书店记事》为专栏名,刊登相关文章。

我喜欢书店吗?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我喜欢书店吗?

带着这个斯芬克斯之问,我来到合肥。合肥这几年在媒体上颇受关注,但我对合肥的书店了解并不多。

其实,我对所有的书店了解得都不多。基于这个如梦初醒般的认知,以及作为一个写作出版行业的从业者,我觉得有点羞愧,但确实也要坦然承认。

我没有每周都去一次书店。除了做有关图书宣传的活动外,很少在书店待超过两个小时。我匆匆逛过畅销书以及自己感兴趣图书的摆放处,选一本书结账后离开——这本书的购买,也是对自己的硬性要求。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正在远离书店。书店,书店,书店,这一段时间我脑海里

总是有这个问出现。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更多一些了解书店,毕竟有书店在,我的那些书才有摆放的所在,实体店没了,纸质出版物也约等于消失了。

和80后作家许多余约好造访合肥卡夫卡书店,这家书店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是合肥独立书店的一张名片。

但卡夫卡书店也在消失,高德地图、小红书、公众号,都找不到这家书店的最新信息,许多余说,市区的卡夫卡书店成为民宿的配套,不再对外公开营业。但我还是找到了卡夫卡书店的牌子,拍了照。许兄又说,卡夫卡在合肥市肥东县开了一家约2000平方米的分店,这算是书店的一种生长吧。

说实话,什么叫独立书店,我也没什么

概念。生存,或许才是独立书店现在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来合肥之前,在网上买了一本二手书《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店,几十位美国作家,用一到三千字的篇幅,书写了他们最爱的书店。这本书出乎意料地好看,写得妙趣横生也好,写得平淡无趣也罢,一名写作者对应一家书店,构成了一幅丰富的书店地图。我在家中,在飞机上都在读这本书,舍不得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带来许多启发,接下来会继续分享。

几天前,给小说家阿乙发微信,问他2015年在书店做驻店作家时会做些什么?他说:读书,写作,与读者见面。答案是我能想到的。但我总觉得,写作者在书店,还要多搞点事情。

